

既然号称文学,回到人群、回到生活,以文学的面目,将科技融入生活轨迹,有人性、有故事,自会起到更佳的启蒙引导作用。

《三体》热潮难掩科技与文学之间的鸿沟

本报记者 欧阳

随着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 2015 届雨果奖,被认为一股科幻文学热潮席卷全国,有消息指出版多年不温不火的《三体》一夜之间就被拽上了网络销售排行榜王座。上网一查,可不嘛,几家图书网络销售巨头的排行榜上《三体》赫然在列,有专家就抑制不住喜悦,脱口宣告:中国科幻文学将迎来爆发期。

在跟随文学家一起热切希望之余,在主要受众群体,也就是那些非专业评论家队伍淡漠茅盾文学奖之后,难免会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咱们”获奖以来的这些年不知道对中国文学的驱动有多少功效。

当然啦,在这些搞不清楚的专业人士业务之外,相信《三体》带来的阅读热潮,会带动更多作家落笔科幻题材,只是科幻文学既不是单纯的科学幻想,也不是纯粹的人文小说,无论专业人士标称的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都是科技畅想和文学砖瓦共同构建的大厦——它需要在科技知识和文学表述之间有通泰的桥梁。

问题是,在乐观预判未来将斩获科幻文学爆发期的好心情里,人们想过没有,当下的中国,在科技和文学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鸿沟?

科普环境不足,爆发式增长难

科学幻想和科幻文学不是一回事。很多人都知道霍金有一本名曰《时间简史》的书,鄙人主观地认为那就是科学幻想。据霍金老师的博士徒弟说,虽然销量巨大(据统计有数千万之多),但 99%的人都和他一样看不懂这本书。也不太明白的俺在欣慰之余,想到科幻文学大师们的匠心,他们总是将那些抽象、玄幻的逻辑实证公式图像化,不是几何线条,而是具体的图像,比如世俗的生活画卷。惭愧得很,作为老派人士,本人对《三体》所知甚少,脸熟的“奥特曼”和“钢铁侠”又觉得热闹有余,科学不足,要说科幻作品的神奇,更喜欢凡尔纳,比如《海底两万里》,雪茄般的潜水艇很形象地化解了抽象科技艰涩难懂的症结。

作为大众读物,科幻文学一方面是科学远景前卫的知识,就像刘慈欣的“降维攻击”,



超四维视幻

在梳理科技未来发展的日子里,理解融贯科学幻想是必要的前提,只有作者充分熟悉“科学幻想”,才能建构理论上可以合理演绎的科幻文学作品。

霍金在 8 月末声称:即便人掉进黑洞同样也不会凭空消失,而是有可能逃离出来的,只不过这个黑洞必须足够大才行。传统的“黑洞”概念是“光”也不能逃离的黑暗世界,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且继续不懂好了,但是有几个人会关心这个前卫的问题,或者相关的知识背景呢?

在另一面,现而今电视里面充斥的养生节目可能是不错的范例,不仅观赏者众,信众恐怕更是多到无敌。撇开吃哪儿补哪儿的国人“信仰”,李时珍、扁鹊之流的“科学”有多少得到过实证的支持?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人们

对“专家、权威”的趋之若鹜。

科学幻想陌生也就罢了,事实上这是国人严重缺乏基本科学常识的必然结果,就算科幻文学通俗易懂,科幻文学要爆发式增长,看来有不少美梦的色彩,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作者,读者的科普知识也是前提条件。

正是因为现实环境中没有关注科普知识的氛围,刘慈欣才说:“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知识,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技术,这会是我目前的作品相对永恒的一个主题。”

读者和作者谁更“无知”?

看到当下无数的科普爱好者成天“刷机”玩儿以打发无聊的时光,时常拿着手机的我深切感到已经位列无知人群,所以不好意思责难读者“无知”。

有些遗憾的是,作者队伍“有知”者似也不多。大学里那些教授专家们不是由于学科细分的困窘,就是忙于涂鸦关涉职称、职位的论文,有暇阅读小说的更不知道能数出几个来。

而作家们在沉迷《红楼梦》细琐冗繁的陈腐铺陈之余,谁愿意闲谈科技动向,哪怕翻阅一下科技史什么的呢?

这个问题不科学。有专家或者评论家表示,中国有一批科幻文学作品在反思科学技术对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据说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国际上科幻小说的主流已变为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所以这符合国际潮流。

这里有个疑问,至少“钢铁侠”好像不是这样的,也许它不是主流。至于说到对科学技术的反思,要溯源思想领域的话,实则早在第二次工业浪潮蓬勃的日子里就泛滥过了,不过有一点需要纠偏,从那时候起到今天,未曾停歇过的对“科技主义”的反动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而是质疑利益诉求下的烟囱日子是否值得过,是质疑那些有悖宗教传统,以及那些损害了人们已经接受或者理解过的人性观念的技术实践。毋庸讳言,有极端的反科学主义,但从来就不是主流。

平行维度的可能、超四维空间的存在,或者凝聚态物理学之类,这些晦涩的概念不去琢磨也就罢了。

历史是人文知识最基本的东西,辨析过吗?我很佩服中土的文士,像前朝把玩小脚一样,没完没了地舔舐大观园缝隙里的残渣淤泥怎么会不烦,有功夫撺掇一下小说之外的知识,如那些名著中延伸的科技、哲学、历史知识,会更有意思吧?

致力于感悟的文化,抑或是应试教育的功效,今天很多人(读者、作者)对科技常识依旧缺失兴趣,这无形中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

赋予理性灵性 跨越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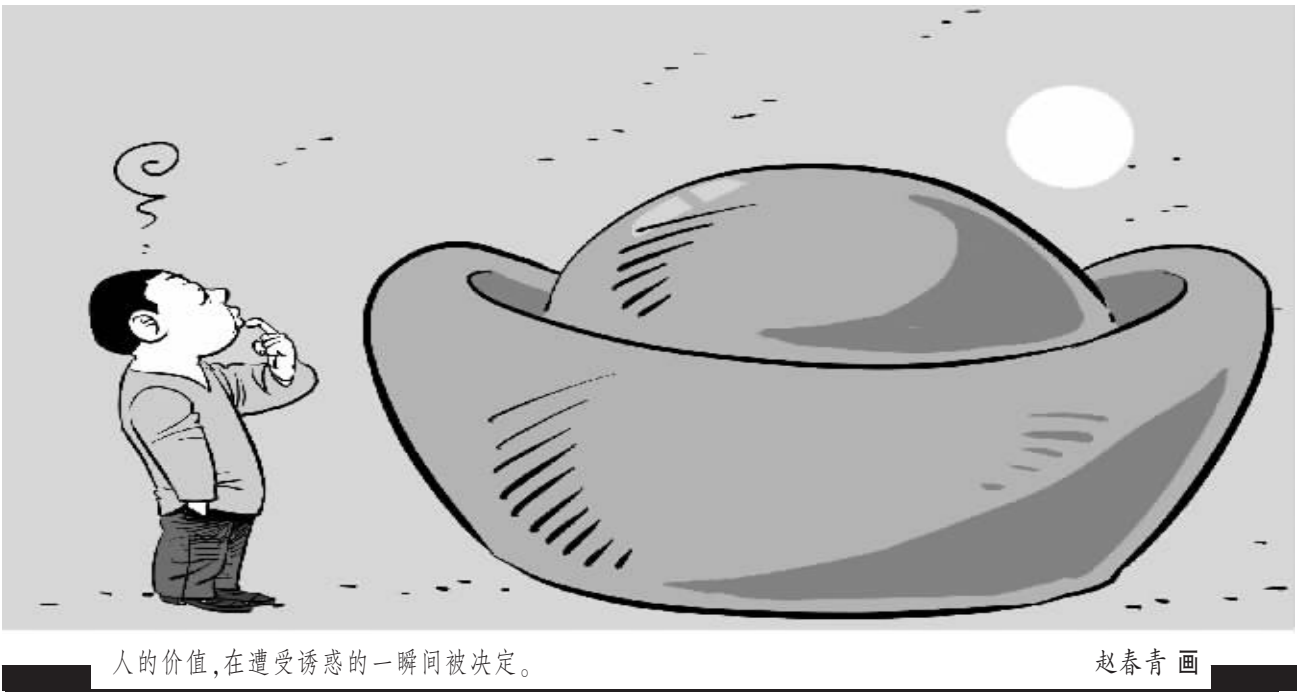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有人心系情爱、有人倾心偵探,这是文学生活常态,必须知道的是“科技创造未来”,科幻文学是前瞻科技的生活化,是用现实化的眼光窥视未来。无论科幻文学的读者构成如何,科学思维的塑形,科技兴趣的引导、想象力的激发,科幻文学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中国文学界甚或整个社会,缺少科学思维可以说无有大争议,然而科学思维,退一步说,科普知识,靠单调的知识叙述,不乏味有难度,受众未必接受。既然号称文学,回到人群、回到生活,以文学的面目,将科技融入生活轨迹,有人性,有故事,自会起到更佳的启蒙引导作用。

然而,不管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事实上都存在人性灵动、或然层面的不足。从过往的科幻作品,到今天遍布的影视作品,人们很难找到前沿科技之于人性构建上的合理性。总体而言,往往是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



创思阶梯+互联网



人的价值,在遭受诱惑的一瞬间被决定。

赵春青 画

保持领导能力

欧阳

记得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大学毕业前的那个暑假,老娘叫我无论如何叫上父亲去趟市里,为了阿姐的工作调动,妈妈已经跑了两趟,可是敬老二就是不吐口,说如果不是老爹的意思,这个事情就办不成。爸从来不求人,敬老二是知道的,也许是两个老头较上了劲,事情拖了快一年就没有音讯,就着假期,母亲让我也去看看敬伯伯。

理,和老爹讲了半天,他就是不去,嘴里还念叨,你妈去就是我的意思,现在工作和户口都很难办,要有点耐心。到最后我对老爹说,我和姐的事从来没有麻烦您讲过一句话,这次去就算是表个态,什么都不讲总可以吧?再说敬伯伯调走那么多年,你们难得见面,现在他调到了市里,见面方便了,就当是看看老朋友也该去。不知道是前面的原因还是后面的情理,爸想了想做了决定:那就去。

早上出门,到敬伯伯家已近中午,只有大娘一人在家。我把背着的一小背篓苹果拿来给大娘,大娘死活不要。不是因为那时候忌讳送礼,而是大娘觉得太客气不能收。我和妈妈正坚持的时候,一个声音就传了过来,“诺苏蜜子的东西咋能不受,他就是送金子老子也敢收。”是当家的回来了。

几个人寒暄后,爸爸就不开口了,母亲说人来了,态度很清楚,老敬你表个态吧。没想

到老敬支吾着说现在调动很困难,还列举市里领导的孩子谁谁办不成什么的,对当初只要老爹表态的说法坚决否认。他推脱的时候带着笑容,几乎不正眼看我和我娘,反是不时瞄一下老爸。爸坐在凳子上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对老敬的眼光和话都没有反应。就这样和谐地对抗了大约 10 来分钟,嘘寒问暖的东拉西扯之外,关于调动的话一句也没有。“唉……”妈妈叹了一口气,看来也没什么办法,大约又是失落而归了。老敬感觉到了自己的完胜,最后加了句总结的话:“领导也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道理你们家蜜子很清楚的。”

听到这句话,爸爸站了起来:“你能保持领导能力?那还占着位置干什么!”我们还没回过神,老敬就哈哈大笑起来:“你终于开口了啊?算是求我了?”爸说人都来了,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哈哈,老子就不信你诺苏蜜子不求人!好好说好。”事情就这样突兀地顺利解决了。大娘要留吃饭,我们要赶返程的车,匆匆地道别了。

回程的路上我问老爹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笑着说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事了。那时候革命群众云涌,有阵子还乱哄哄的。一次一帮学生要常委都去开会,那天家里吃饭晚了,爸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走到办公楼外就听见楼上传出非常态的叫声,心里正战战兢兢地不知道该怎么办,近前的一个诺苏学生一看是蜜子,赶紧悄悄地用诺苏话



我在远方呼喊着我的故乡的名字

何真宗

房子,是石头和泥土站起来的老人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我房子的命很苦 它戴过的帽子从茅草到瓦片都能风中 唱响民谣那时我很想雨水来临把墙破裂的泥块抹平那时我就想,爷爷和父母的双手在抚摸我头的时候 那种粗糙那种厚实 是爱也是痛

房子,我在远方呼喊着我的故乡的名字房子的温暖,有家的味道亲人远道而来,常常把我的心口给堵住梦在远方升起房子离我们很近,回家的路却越来越远

今天,十八年之后,家在远方老家的房子,他垮了的姿势像瘫痪的老人 躺在那里无助的张望身边没有了亲人,爷爷那辈人父辈那些人,都离他而去杂草丛中的痛,是露出来的骨头一样的基石冰冷和坚硬,抵不住我眼里的一滴泪足以砸伤,一段回忆。

有关秋的动词

(三首)

兰采勇

收获

云淡风轻,故乡的腰上系上了缤纷的裙裾整个季节的香,漫出有关丰收的话题总是那么不轻易地拉长,悬在那远古铜色的笑意边

必须赶在秋雨之前颗粒归仓。挂满灰尘的镰刀铆劲螺丝帽的收割机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爱情攻势一呵气,就放倒了一片幸福的目光。玉米被收割稻谷被收割,高粱被收割,醉眼酡红的是那群头戴草帽、肩搭汗巾的兄弟姐妹

风,也会因此而抖动那些汗津津的衣服就淌成了一条丰收的河

晒秋

收回来的万颗子在院坝中绽放光芒在春天种下的汗水就等着被翻耕,被暴晒无视蝉鸣,狗吠以及母鸡下蛋后的邀功害怕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风将明晃晃的日头拉下。妖言惑众把摊在院坝中间那些熟络的幸福引入迷途

不惧天,但也不逆天紧守整个乡村的荣耀持久的争夺院坝空了,村庄笑了

种秋

宽广的田地,开始结瘤杂草有点肆无忌惮荒废一季,就会荒废一生在骨骼和血肉中间种下秋天的空旷

铧刀削掉锄头上的锈迹和春天的那场恋爱一样掘土、挖坑、下种如同敲响一扇紧闭的门看着它们慢慢地破土、攀爬最后挣脱一载时光把秘密藏在秋天

白马无缰

杨兴举

雄健的白马从天边飘逸而至,眼前的一切,让急切的山嫂慢了下来。野草丰美,森林茂密,溪流潺潺,天空湛蓝……白马越看越喜爱,在这里欢蹦,在这里咀嚼,在这里享受,当它终老时,已然化着不朽的影像永远烙印于千仞之岩。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眸,神采奕奕的身形,远远看去,仿佛一直在昂首奋蹄。千万年来,它一直守望在这片山川,这条小河,这片土地。白马的传说,吸引了汉、苗民族的先民,他们来到白马岩对面的开坝坝子,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辛勤劳作、繁衍息。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白马洞,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凤凰山南麓的小山村。全村总面积 3.2 平方公里,居住 630 多户,2300 多人。汉、苗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和睦相处。我出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白马洞的美丽虽然名声在外,但当地的生活普遍困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我的家庭而言,全家虽然一年四季辛勤劳作,但口粮常常春不接夏。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夏之交,比我大 11 岁的姐姐都要带我上山采摘野菜。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家从老到小,平时所穿的都是母亲和嫂子们用棉麻织成的土布衣服,用布票买来的棉布缝制的衣服,一般是在走亲串戚、婚嫁嫁娶或逢年过节时才舍得穿。为了不光脚走路,我七、八岁就会打草鞋。1973 年家里救济得到的一床棉被,一直伴我度过高中、大学,直到结婚时才被换掉。我们村原来没有学校,我是在寨上一间简易茅屋里读了三年的私学后,才转到离家五、六里外的熊家场小学继续学业,每天来回奔走,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直到初中毕业。

白马洞本是个小盆地,四面环山,过去山上都是树林,生态环境很好,但“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少有的林木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又惨遭乱砍滥伐。1976 年夏季,一场洪灾过后,整个坝子几乎成了沙洲。

闭塞的山村,贫穷落后的环境,磨砺着人的意志。记得小时候上山放牧时,我经常爬到对面教场坝的山顶上,远望苍穹底下绵延起伏的山峦,向北是织金县城南面的巍巍凤凰山,往南则是黔中比较发达的安顺城区。看着远方发呆,不禁生出遐想,哪一天能够走出寨门,到山外去闯荡闯荡该有多好啊!

我初中毕业后到县城继续读书,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高中毕业不久有幸参加了工作,被安排到距县城 50 多公里的阿弓区委任工作员。此后因工作多次变动,离家乡越来越